

腰间的玫瑰(小说)

□ 田冯太

那肯定是一朵玫瑰。虽然时隐时现,但大田看得真切。

下班刚走出单位大门,大田一眼就发现了它。在马路对面的一棵高大的滇朴树下,绽放在一个女孩儿的腰间。

女孩上身穿一件高腰的牛仔衣,蓝色的;下身着一条低腰的牛仔裤,也是蓝色的。红色的玫瑰在腰间怒放,跟随着女孩脚步的节奏有规律地时隐时现,格外醒目。女孩迈着不紧不徐的步伐,悠然地从那棵滇朴树下走过,脚下舞起几片金黄色的落叶。走到了十字路口时,女孩没有停留,而是右转拐进了文林街。

文林街是昆明有名的酒吧一条街,夜里热闹非凡,白天却很冷清。大田抬起左手,看了看手表,17:38,还早,这座城市的夜生活还没有进入准备阶段。

绿灯了,大田加快脚步过马路。即将抵达对面时,一辆电动车从他前面疾驰而过,险些撞到他。他甚至能感受到电动车呼啸而过时带来的强劲的、锋利的风。大田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骑手的背影,随即将目光转移到文林街的人行道上。所幸女孩还在,依然不紧不徐。大田再一次加快了脚步。

近了,近了,腰间的玫瑰变得越来越清晰。大田感觉自己的心脏呈几何级数加速跳动,就只差蹦出胸腔了。他边走边调整呼吸,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前方。这次,他看清楚了,女孩的皮肤并不白,呈深棕色,那朵玫瑰并没有完全盛开,而是处于半开状态,花柄是绿色的,而且颜色的深度并不均匀,上面的刺也有些枯黄的迹象。他无法得知,那朵玫瑰到底是即将怒放还是正缓慢枯萎。他想弄清楚这个问题。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女孩走路的节奏。他只需复制这个节奏即可。

上台阶时,一片叶子从女孩的裤腰里悄然升腾起来,鲜绿色的。哦,多么幸运的瞬间。这条路要是再多一些台阶就好了。

突然,女孩停住了脚步,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接电话。大田只好慌乱地停下,也掏出手机,学着女孩趴在栏杆上,假装接电话。他用右手将手机贴在右耳旁,顺着自己的臂弯看向女孩的方向。很幸运,她没有发现他。

一只手重重地拍在大田左边的肩膀上。

“你怎么还在这儿? 打你电话也不接。”

是同事老李。大田对着手机说了句“不说了,一会儿再打给你”,然后做出一个挂断电话的动作,说:“不好意思啊,在接电话。你怎么回来了?”

“我回来拿酒。”

“你出门前不是拿过了吗?”

“嗨,别提了。不小心摔破了一瓶,我再去车上取一瓶。你快去吧,人都到齐了,就差你了。”

大田回了句“好嘞”,扭头一看,糟糕,玫瑰已经走远了。他向老李挥了挥手,一路向前小跑而去。

还好,很快就跟上了。女孩保持着之前的步伐,玫瑰也还是那朵玫瑰。大田舒了口气,依然跟她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。

跨过三个十字路口后,女孩向左转进了凤翥街。这条街不宽,双向各一条车道,由于道路两侧施工,人行道被占用了。玫瑰跟川流不息的汽车混在一起。突然,一声急促的汽笛声响起,女孩被吓了一跳。她扭头时一定看到了大田,他不好意思地冲她笑笑,像做贼一样。女孩并没有还他以微笑,而是低下头,加快脚步在车流里穿梭起来。他随即也提升了速度,可是,他越快,她就更快。很快就到了凤翥街的尽头,女孩头也不回地钻进了一座大型商场。红灯亮起时,大田还没来得及过街,只得愣在原地。

绿灯了,人们三三两两地向对面走去。大田回过神来,不轻不重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。

“他妈的! 太失态了!”

掏出手机,屏幕上躺着 5 个未接来电。

“你就是因为这个迟到的?”第二天,大田在办公室向老李讲述完昨天的事情后,老李吃惊地问道。

“是的,就是因为这个。”

“所以,你并没有看清那女孩儿长啥样?”

“没有。也没想过要看清楚。”

“你真疯狂!”

“我自己也这么认为。”

“那你昨天怎么不说呢? 白白被罚了三杯酒。”

“这事儿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? 更何况老彭是个大嘴巴,他要是知道了,还不得满世界宣扬? 然后我就成了一个变态狂、一个盯梢的流氓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呢?”

“因为我觉得这很美好,而你,懂我。”

老李沉默了一会儿,喝了口茶,说:“没错,我懂你。你不是耍流氓,而是追随美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今晚咱俩再喝两杯?”

田冯太,曾用笔名田鼠,土家族,1984 年生,现居昆明,作品散见于《民族文学》《山花》《长城》《大家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江南诗》《四川文学》等期刊,入选多种选本,获第二届中国土家族文学奖。

第 13 届“书香昆明”好书评选“云南十大好书”系列书评(之六)

诗的目光与生命认同(评论)

——读李昀璐诗集《你在飞鱼座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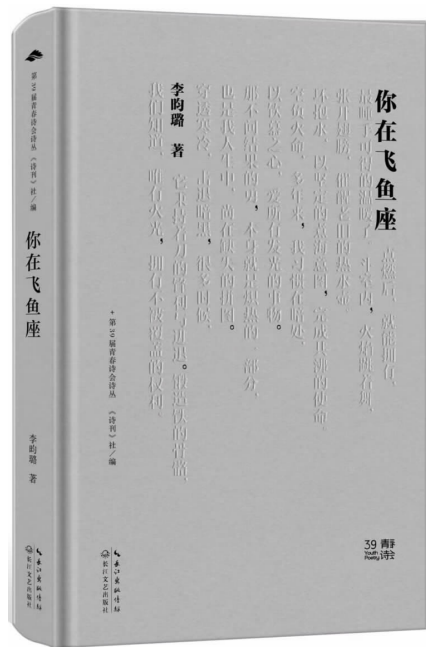
□ 周幼安

从《玫瑰星云》到《寻云者不遇》,再到《你在飞鱼座》,我密切关注着诗人李昀璐的创作历程。不同于前两部诗集的日常书写,伴随时间无法抵抗的磨损、诗人内心秩序的完善,她的诗歌正逐渐脱离对“体验性”的简单反馈,呈现出对更为复杂的“社会性”与“历史性”关系的探索趋势。

正如简赫斯菲尔德所说,诗的源动力不在于对信息或对外在事物的简单记录,“而是栖息在它自身所嵌入的世界之中,与存在交织缠绕。”在诗集《你在飞鱼座》中,李昀璐借助诗歌的眼睛,将目光投向云南边陲的独特风物、基层工作生活、人际交往与阅读经验……从而筑建起一座供她认知并处理世界的、极其丰富且具活力的文本空间。

其中,第一辑“共赴命运曲”显示出了强劲的互动性,与诗人渴望参与世界的决心。质疑和选择共同构成了这部分的地基,呈现出反思与确定并行的推进结构。在《南方高速》中,诗人对历时性的存在发出疑问:“谁是真正的游子呢? 我们靠脐带和子宫/连结故乡吗? 忽然发现乡音已经/面目模糊,这是谁的语言?”当我们与习以为常的“传统”发生偏移,作为个体脱离具有更强庇护力的“故乡”后,如何标定原点、找到可以丈量自己位移的标尺,成为了人们行驶在南方高速上的新的问题。而另一首诗《你在飞鱼座》,似乎对存在的真实性和目的作出了回应:“唯一的命运是远航”,“驾驶木舟”到“飞鱼座”“浩荡的宇宙”和“无边的想象”中不再返回,并且要放弃任何返回的可能。诗人以告别的孤勇呼唤远方尽快到达她的文本之中,这份期待和果敢,开阔了她文本的气象和可能性,也让她有可能写出《执花人》这样具有个人宣言性质的诗作:“立志做漏网的鱼骨,亮出尖锋之刺”,保持着“垃圾桶/也不可终止盛放的决心”,“以一种生机勃勃的灿烂,对抗/激流中的时间”。

拥有坚定的内核,是李昀璐写作的底色,而这份坚定,逐渐成为她与世界交互的底层逻辑。在这部诗集的许多作品中,诗人不再仅为自己的命运激荡、“大声唱歌”(《谣曲》),而是转向为其他人的命运热泪涟涟。这正是她诗歌目光实现社会性跨越的体现,即带着巨大的关照去处理他者的存在,不作评判,只是同情、理解、原谅,像一场小雨轻柔地降临在每个干渴的人唇边。以《过故人庄》为例,这首诗选用一个读者熟知的诗名,但并未讲述团圆与相聚的故事,相反,在孟浩然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”的前文本基础上,将诗境引入一种当死亡发生、“还来”已不可实现的悲痛中。进而,诗人与曹丕《与吴质书》的跨时空对读,亦是一种历史重唱,“观其姓名,已成鬼录”的哀痛是“旧年的悲与泪”,但仍在“新的年历”上反复重现,哪怕时间、环境更替,生死的奔突仍无法避免,魔咒般将亲密“故人”击倒。诗人为此惊心垂泪,其共情能力与悲悯胸怀在这首诗中可见一斑。



而《云深处》《落霞声》《地图》等诗作,完全以别人的生活经历为创作蓝本,写出了山村女人们颇为无奈但必须习惯的“接受”:无法跨越的距离、错失的机遇、难以倾泻的情感……她们必须接受的日常是重复思念和想象,是把“霞光”装进“空瓮”储存起来。现实往往容不下文学置喙,在处理这类作品时,诗人并没有选择激化矛盾、讽刺怒骂,或以某种荒谬的方式把现实推向戏剧钩织的陷阱中。

相反,诗人始终保留着笔下主人公的主体意识,以她自己见微知著的观察去展现一种能够抵御生活重压的弹力:打完电话的女人“冷静地,从地图上抽回手”(《地图》),“所以我们就要成为彼此/燃烧的木头”(《露天舞池》),“自然事物,以更长久的生命力/拿回土地的所有权”(《时速 192》)……不同的她者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度过危机,但共同点是,她们都在诗歌中获得了诗人无差别的理解与尊重,都通过诗歌展现出围困下的生活之美,使读者对流过两腮的泪水再度充满信心。

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欣赏与认同,让李昀璐的诗歌得以呈现类似手工制品的细致与温度,用皮革般的柔软,将那些从生活中发现的惊讶与悲哀包裹起来,不至于直接遭受现实的残酷性冲撞。这些来自诗歌内的守护力,让我们在阅读她的诗歌时常有被姐妹抚慰的暖意、流泪的冲动、牵手跃进的勇气,并引导我们从“唯一失语者”的灾难中挣脱,暂时不去思考“明天会好吗”(《乌苏》),只需想起那些“陪伴过你的美丽事物”(《鹭鸶酒杯》)。

周幼安,1997 年生,现居上海。青年诗人,兼事小说、评论写作。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钟山》《星星》等刊物,入选第 14 届十月诗会、第 41 届青春诗会。